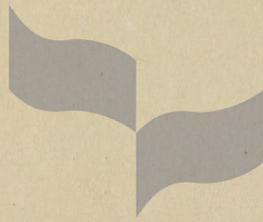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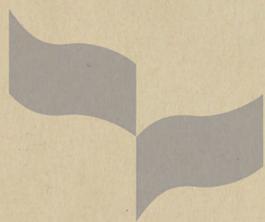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三朝法傳錄小引



浙江圖書館

三朝法傳錄小引

或有問于拭者曰法傳之  
作也子以史自命乎拭曰  
何敢言史也史亦何易言  
也昔陳文憲修國史意甚

銳奏已請旨時焦弱侯先  
生分修經藉志大內有藏  
書請文憲奏付史館卒以  
築道不成拭何敢言史唐  
鄭惟忠問劉知幾自古文

士多史才少史有長

士多史才少曰史有三長  
才學識世罕兼之有學無  
才是愚賈操金而貨殖也  
有才無學是巧匠持斤而  
乏榘楠也拭又何敢言史

韓昌黎云凡作史者不有  
人禍必有天刑柳州歷  
引古以折其非然昌黎言  
亦自有見拭又何敢言史  
明興禮樂文章遠過前代

而史獨廢闕僅有實錄于  
臣下事不甚詳載矧史宓  
一入非國家有大鼎革不  
得坐視而區區韋布於朝  
章國故曾不經目經目者

不必究心又安所藉手以  
成則史何容易言也第見  
三朝以來甲乙是非靡有  
定論更無他絕以識其實  
惟是兩朝從信與夫十六

朝廣彙而巳皆緝綴邸報  
牘衍篇長曾無制作之法  
較之陳東莞通紀不迨遠  
甚拭是以旁搜家乘野史  
以資漁獵并叅互而考訂

三朝法傳序  
焉不但  
神祖朝征倭征

播征哮挺擊妖書楚宗諸

大事  
光  
熹二廟發內

帑釋纍囚軫念邊關連捷

寧錦鼎建大工諸大事記

寧錦鼎建大工請大專言  
之必悉忠臣念國本而忘  
其身家義士叱權奸而寒  
其肝膽豪傑甘九死而取  
義舍生靡不羅網以點綴  
雍熙之盛至兵農錢穀士

馬登耗之數司徒司空太  
僕會計盈縮之額水利屯

田河渠海運北虜島夷奴

酋番城處置之宜苟可集

衆腋以爲裘願期鑄九金

而作鼎述而不作使異日  
修史者便討論云爾若執  
以爲史試想天子命之宰  
執主之一時文學侍從分  
曹載筆卒以中道而廢拭

何人斯而敢邀就緒之名  
耶更想崔浩謗魏生則族  
誅沈約謗宋死猶截舌言  
念及此凜凜刑禍之是懼  
矣况豎儒自括帖外鮮所

涉獵奚能考屢朝之典故  
究四方之利病而嚶嚶言  
史也陳壽短諸葛之略魏  
收減爾朱之惡使人不平  
徒生唾棄矣故曰何敢言

史也史亦未易言也朱紫  
陽論左傳許其詳于事而  
不與其理蘇子由春秋集  
解從赴告而不與公穀之  
揣摩拭卽事論事無所揣

揣摩拭卽事論事無  
摩其書獲附通紀之後陳  
法而傳之斯厚幸矣

崇禎柔兆困敦之歲音比

夾鍾之月西湖逸民高汝

棡敬書於翠紅精室

高氏  
精

浙

神宗迄熹宗三朝續紀

神宗顯皇帝

第一卷

癸酉萬曆元年至戊寅六年

第二卷

己卯萬曆七年至癸未十一年

第三卷

甲申萬曆十二年至己丑十七年

第四卷

庚寅萬曆十八年至甲午二十二年

第五卷

乙未萬曆二十三年至辛丑二十九年

第六卷

壬寅萬曆三十年至戊申三十六年

第七卷

己酉萬曆三十七年至壬子四十年

第八卷

癸丑萬曆四十一年至戊午四十六年

第九卷

己未萬曆四十七年至庚申泰昌元年

熹宗誓皇帝

第十卷

辛酉天啓元年至壬戌二年二月

第十一卷

壬戌天啓二年三月至癸亥三年三月

第十二卷

癸亥天啓三年四月至甲子四年四月

第十三卷

甲子天啓四年五月至乙丑五年二月

第十四卷

乙丑五年三月至本年十二月

第十五卷

丙寅六年至本年八月

第十六卷

丙寅六年九月至丁卯八月

以上三朝計十卷

洪武以下共十五朝共計五十卷

皇明續紀三朝法傳全錄卷之一

聖湖 高汝棻輯 同郡 吳思穆 闕

西湖 蔣御龍叅 張錫胤 高昇燔 正

神宗顯皇帝紀

帝莊皇帝長子李貴妃所生年十歲穆宗崩卽皇帝位在位四十八年庚申七月二十一日崩壽五十七上徽號曰範天合道哲肅敦簡光文章武安仁止孝顯皇帝廟號神宗葬慶陵

癸酉萬曆元年正月

上諭內閣初七日開日宜起日

講經筵令禮部具儀

湯之日新成王之將就

高汝棻曰舊例講幄必於元宵節假後二十一日始開今初七卽起聖心嗜學如此

上御平臺召大學士張居正面諭曰父王昔在御日嘗

一聆德音謂先生忠而高拱邪先生幸自愛悉心見輔

謂高拱邪者馮保之譖潤也

因賜居正金幣。居正頓首泣謝。謂今國家要務，惟在遵守祖宗舊制，不必紛紛更改。至于講學親賢愛民節用，又君道所先。乞聖明留意。上嘉納之。

高汝栻曰：居正既柄國，慨然以天下為己任。中外想望，奉采其為政，大約尊主權，課吏實。故嘗言高帝真得聖之威者也。世宗能識其意，是以高卧法宮之中。朝委表而不亂。今上世宗孫也，奈何不法祖。具

詔草請于上，召羣臣廷勅之。詔下，百僚惕然。

輔臣張居正進帝鑑圖說。上覽畢，因命宣付史館，賜居

正等銀幣。時聖齡時方十齡，見捧圖冊，進喜動顏色。

遽起立，目左右展冊。居正從旁指陳大義，上應如響。他

日，上御文華講畢，覽至漢文帝勞軍細柳事。居正因

張曲江有

千秋金鑑

張江陵有

帝鑑圖二

張進鑑先

後媲美

皇... 上... 治... 留... 意... 武... 備... 今... 天... 下... 有... 識... 者... 皆... 曰... 我... 祖... 宗...

張進鑑先  
家婉美

上御文華講畢覽至漢文帝勞軍細柳事居正因

聖主天縱  
聰明

號  
生母尊

言 皇上當留意武備。今天下有識者皆曰我祖宗

刀尖上掙來的天下。却被今日筆尖兒壞了。故俗語說

文官把筆安天下。武將持刀定太平。上聽言點頭稱

頌。及退謂左右曰。適張先生所言。文官把筆二句。蓋謂

治國當用文也。要用武。張先生是文官。却不護短。欲朕

保護武將。此真是公忠報國之臣。嘆賞者久之。

是圖自堯舜以來善可為法者八十一事。惡可為戒者三十六事。善為陽為吉。故用九。惡為陰為凶。故用六。每一事各用一圖為之直解。以取古人為鑑之義云。

上召輔臣面諭欲于生母 皇貴妃尊號多加二字。居

正不敢違下議。尊 皇后曰。仁聖皇太后 皇貴妃曰。

三月卷一 顯皇帝

慈聖皇太后

高汝棻曰前代人主嗣位有太后者生母止稱皇太妃我朝自孝肅來始並稱太后惟嫡母加上徽號二字茲上冲年卽位議加兩宮尊號蓋欲尊慈寧也既諭之明日居正于東閣會揖時謂禮部曰故事中宮當加二字既同為太后多二字何妨時侍郎王希烈署禮篆卽應曰諾于是兩宮並尊慈寧卽不加多亦不減一字矣愚因是想是時皇上冲聖虛心以聽輔臣肯力爭一言引古曲當亦無難處者乃迎合內旨使祖宗舊法一旦更交識者慨之嘉靖初年大禮之議至于發言盈庭死者接踵而此日兩宮之禮無一人片語可見士氣人心日以委靡事若不急所關則甚大矣

輔臣張居正請上御日講三日一出視朝每日講讀

畢進煖閣少憩司禮監持各衙門章奏進上覽有

所咨問卽召閣臣將本內事情一一敷奏覽本後正字

官進字里一再進午講講通鑑節要將前代典七事述明

所咨問。即召閣臣。將本內事情。一一敷奏。覽本後。正字。

官進字畢。再進午講。講通鑑節要。將前代興亡事迹。明

白講畢。還宮。○黔國公沐朝弼。數犯法。遣緹騎逮至京。

廷鞫之。貸之死。錮之南京。○土出乾清宮。遇無鬚男子。

假裝內使。趨走張皇。左右執之。問其名。曰王大臣。問自

何來。曰自戚總兵來時。閣中票旨。着東廠鞫問。且囑曰。

茲後。禁勿復言戚總兵。此自有作用。蓋逢馮保意也。保

以前事。恨高拱。獲此。因置雙劍于其兩掖。欲使誣攀拱。

使入內行刺。以圖不軌耳。臣既下廠。隨有辛儒者。與朝

夕同處。供其男女飲食之欲。備極款厚。因教之曰。但稱

自高閣老所來。欲行刺帝。及廠審。臣思誣服。如所教者。

天官楊溥

曰此事關

係重大若

果為之恐

皇明史稿卷一百一十一 顯皇帝

大臣人人  
自恐此言  
最有味

誰謂天道

夢夢也

白一清公

道尚在真

義士

良心尚在

然問以拱之狀貌。居止城廓。所對皆非。故刑科知其寃。請送法司審問。保恐事泄。踰日乃令錦衣衛朱希孝等會審。是日方晴。霽忽風沙大作。黑霧四塞。兩電不止。眾皆駭懼。理刑官白一清厲聲曰：天意若此。可不畏乎！高拱顧命元老。此事本無影響。強以誣之。他日能免誅夷之禍耶？舊例。厥衛問事。必先加刑。于是將王大臣決責。大臣楊言：當初原說與我官做。永保富貴。我何曾認得高閣老。如何強我。希孝等懼。遂罷審。都御史葛守禮吏部尚書楊博力解。居正亦念非體。微諷保。保稍解。二月送大臣于法司。已中壽。啞不能言。乃反其辭。坐其人以

○其○改○可○也○

闖入官門律趣弃市

王大臣浙江人以傭奴浮蕩入都與小豎暱竊其牌  
幘闖入禁門實非高拱所使也。是時緹騎已環高之  
門矣。高大恐欲自決。及開讀第追其僕遂止。

高汝栻曰新鄭既爲居正所逐罷歸里中。又有此事  
益鬱鬱不自安。一日遣一人入京取邸中器具。居正  
召僕問其起居。僕泣訴曰主病困。又經大驚。幾不自  
存。居正爲之下泣。以玉帶器幣雜物可直千金者使  
僕賫以遺之。及家有居正所善客過訪。乃其門人  
也。拱語之曰。幸煩寄語大岳。一生相厚。無可仰托。只  
求爲于荆土市一壽具。度得佳者。蓋示以無起用之  
志也。遂得安然無恙。

以葛守禮爲都察院左都御史。隆慶中守禮爲工部尚  
書。高拱去國。附徐階者。兢上疏以媚徐守禮。獨否。左右  
侍郎一爲桂林徐養正。迺拱之同年。一爲扶溝劉自強。

此老最有  
持執不隨  
入起倒可  
稱正直名  
世

迺拱之鄉里皆請葛上疏葛終不肯曰人之所見不同  
有者自有無者自無何可強乎徐劉不得已乃爲白頭  
疏上之已而守禮罷歸養正遷南京工部尚書去後二  
年高拱復相感守禮之誼因召用之時劉自強爲刑部  
尚書高拱從容語曰當時公等作白頭疏時一何忍也  
劉曰此時若無此疏今日安得在此拱曰葛老先生尚  
在此耶劉爲赧然守禮廉直人也拱第以舊恩用之終  
不附麗拱亦少踈其遇王大臣事守禮又極爲宛轉以  
是○不○及○于○禍○交○道○始○終○如○葛○者○世○不○幾○見○出○筆○塵

于文定公曰守禮素性不好觀戲掌臺時嘗上疏禁  
之長安中有潛用者惟對葛不敢作隆慶辛未東省

相與曰是某言也

迎新郎君故事皆當有戲御史以例備之不敢自公  
時濟南相君在座御史對相君請問葛葛曰斥御史  
相君曰是某言也葛曰公亦不宜有此言吾所題內  
閣所票奈何自相矛盾相君不能應遂揮伎樂以出

二月奪御史鍾繼英俸半年繼英上疏暗指大臣事而  
不明言江陵不敢深罪止奪俸尋以他事謫○嶺東平  
捷聞賞賜督撫殷茂正等有差時嶺東有巢曰洋烏潭  
馬公等寨在惠州叢山深菁延袤八百餘里賊伍端等  
嘯聚于中蠶食東路至穆宗時復有藍一清等益爲  
梟傑與其黨賴元爵踞盤牙四十八巢晝夜以殺人爲  
戲樂或剖孕婦或粥嬰兒使母燃火烹子使子立觀殺  
父慘酷萬狀自隆慶初以至此所虜殺村落男婦以萬

情形已見  
故力主勦

殷公有功  
于嶺東

萬計其黨曾延鳳等遣子入學馬祖昌等各面縛歸降  
皆詐也督撫殷正茂曰往歲舉兵虛往實歸徒名殺賊  
耳不大舉將為東南憂且此屬皆閩粵人非若強胡不  
可化誨既稱聽撫而猶擁巢如故何也乃召諸軍大會  
并徵左右江土兵以參議顧養謙吳一介陳奎為監軍  
分三道入自冬至春大戰數十諸將佐暨丞尉皆效命  
直前搗其巢俘斬萬二千有奇搜捕山岩溪洞無一得  
脫嶺南北郡縣始得寧帖正茂復督諸將張元勳等逐  
海賊諸良寶等于海崖亦傾其巢云

瞿九思曰嶺東事多成自縣令丞尉及太學明經信  
存交事者必有武備也漢高帝曰追殺獸者狗也

○開互市

目下偷安

窮他日撫

順之殺遼

陽之亡者

許也

史吳楨曰

從信錄錄

持齋老人

一段此陰

果小說也

安得入史

閱之啞然

失笑

發蹤指不獸處者人也。不謂善論功乎。卒云鳥盡弓藏何哉。

命兵部侍郎汪道昆閱邊總兵李成梁請展築寬奠等

六堡其地北界王泉東隣兀堂去靉陽三百里方修築

十岔口寬奠堡兀堂十數酋環跪願質子所在易鹽布

張學顏疏請聽市自是開原而南撫順清河靉陽寬奠

並有市諸夷亦利互易頗遵約束無敢跳梁當是時東

夷目撫順開原而北屬海西者王台制之自清河而南

低鴨綠江屬建州者兀堂制之○大學士高儀予告回

籍以呂調陽為文淵閣大學士調陽與居正行同而年

差長秩尚卑以居正引得枚卜然內不甚附居正事每

獨斷亦不容訪。一日遽入居正取調陽所條旨皆更定。曰如此何以示遠近。部院由此益輕調陽。且絀其鄉人親厚者。呂惟仰屋嘆而已。○日講畢。上御文華殿後。御書大字。賜輔臣六卿及講官各一箋。上留心翰墨。親書學二帝三王治天下大經大法十二字懸之文華殿矣。至是復書宅。揆保衡四字。賜居正同心夾輔四字。賜調陽正己率物等字。賜六卿講官丁士美等責難陳善各一。皆泥金箋也。他日又賜居正弼予一人永保天命。爾惟勸。藥汝作。塩梅及貫日精忠。又欲爲居正書大岳二字。居正頓首謝曰。主臣不敢。上廼已。

中官亦知  
大体宰相  
可憤憤耶

千古英明  
得于冲年  
尤難

六月翰林院吏舍中有白燕一雙獻之內閣閣中有嘉

蓮蚤開輔臣等恭獻上温旨褒答已而出白燕還之

馮保曰主上冲年不可以異物啓其玩好及見居正

云白燕相公所獻耶此非宰相事不聞越裳之雉乎因

送出十月内使携金茶壺出禁門詔答三十穆廟

恭妃遣内使以金壺遺其私家爲門者所奏上曰此

器雖妃所有然先帝賜器不當闌出答其使而易以百

金遺妃曰妃家貧以此給之其英明如此○輔臣張居

正柄政上眷顧殊絕每日御講筵講臣出就直廬居正

以借書入在文華殿後東偏張小幄造膝密語上有

皇明通志卷之三十一 七  
所欲言。正字卽走出殿門。言止乃入。

一日居正在直廬感病。上御煖閣親調椒湯賜之。

盛暑御講。上先就居正立處。令內使搥扇殿角試

其涼。賾隆冬進講。以氈一片鋪丹地。恐居正立處寒

也。其隆重如此。○史官曰。人主年少。未能專決大政。

大臣不宜受之重爵。如漢武帝命詔封金日磾。日磾

以昭帝年少不受封。其後病困。大將軍乃自封之。日

磾有大臣之義矣。今上十齡踐祚。未親大政。居正

遽逐中州。倏忽自貴。思至隆重。何其識不如一亡虜也。

慈聖內教極嚴。上或宮中不讀書。卽召使長跪面數

之。當視朝日五更至寢所。呼曰。皇帝起。卽命左右掖

坐。亟取水爲上沃面。挈之登車以出。○茶城河淤。脩

建境山閘。并護房村之堤岸。導河自安東縣至金城。五

港入海。○府江蠻作亂。布政司楊成于昭平。馬江之界

平府江產

立一新界。割富川賀縣之地。隸之。益以堡兵。設守備官。

東則水產。西則鹽。各其地。隸之。益以堡兵。設守備官。

東則水產。西則鹽。各其地。隸之。益以堡兵。設守備官。

立一新界割富川賀縣之地隸之益以堡兵設守備官  
東則水滄西則僊廻各立土司屯兵耕牧遙相應制且  
撫且勦凡十月而盜息

甲戌萬曆二年正月輔臣張居正進講編定大學一本  
虞書一本通鑑四本進呈○詔起詹事府掌府事張四  
維充世廟實錄副總裁肅皇帝在位久章牘浩煩諸  
司掌故皆闕軼四維極意蒐討犁然其備江陵稱服出  
已所編初記盡屬筆削云

續世宗朝  
事者四維  
續神宗朝  
者董其昌  
李維楨也

二月吏部尚書楊溥罷以南京工部尚書張瀚代之時  
廷推都御史葛守禮工部尚書朱衡而瀚資淺最後衡

皇明... 三朝...  
以宮保當黜自頗驕于公卿間然居正恐其有才難制  
至守禮又惡其戇直明日 上御講筵召居正問曰所  
推葛守禮非年老者耶居正對曰是 上曰置之張瀚  
何如對曰疎遠之臣用之不敢負國 上曰善竟用瀚  
三月詔發帑金若干橋涿之胡良渡又命建玉女祠

○工部尙書朱衡罷以郭賓代之

是時出帑二千令衡脩建衡爭之內中不悅太后又  
嘗爲武清治第費以數萬衡復按故事多所裁抑太  
后頗相銜馮保又言衡多  
門下客能撓內權故罷之

上御經筵講及秦始皇銷兵事顧諭講官曰可笑秦始皇  
皇甚愚不善做皇帝何用銷兵彼木棍豈不能傷人耶

聖人一言... 輔臣張居正進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聖人一言  
勝他人千  
萬言人定  
一句何等  
包含廣大

平都蠻

輔臣張居正進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上

日人定真能勝天也○輔臣進皇陵碑

上覽畢謂居正曰朕覽先生所進皇陵碑讀之數過

不覺感痛時欲墮淚居正曰聖祖當年苦楚蓋以天

心為心故能創造洪業傳之皇上以聖祖之心為

心乃能永保洪業上愴然曰朕敢不勉行法祖然凡

事尚賴先生輔導○以右僉都御史曾省吾巡撫四川

伐西南都蠻平之都蠻古瀘戎也剽掠叙瀘六縣燔

燒暴逞烽烟直警于蜀郊上詔曾省吾往省吾曰蠻

據九絲怙天險而以都寨為右翼凌霄為前障自謂難

胸中有成  
見故能成  
功

蠻賽

古云將相  
相成誠云

拔然兵法有攻瑕者乘其易因堅者奪其援誠先取凌  
 霄繼取都寨勢如拉朽以劉顯為總兵先進郭成副之  
 迺繼焉顯募死士從間道搗其虛遂破凌霄再破都寨  
 直逼九絲適積雨阻攻蠻亦恃險守死會九日蠻賽蠻  
 故重賽羣聚飲大醉顯率勁兵以夜半銜枚攀援緬傳  
 危堞斬關直入斬首畧盡都蠻遂平獻俘四千六百有  
 奇獲酋王三十六拓地四百里得函牛寶鼎諸葛銅鼓  
 淳于葵器以進上因肆類誣祀告武成焉劉顯束髮  
 與蠻戰著名蠻人言顯輒震懼先是言官以閩事論顯  
 罪且不貸居正曰臨敵易將兵家所忌倘蜀事不效當

并闕事追治之于是言官首意解子而顯竟以平蠻自效

淡然塵器  
之外

并闔事迨治之。于是言者意解而顯竟以平壺自效。○  
以吳嶽爲南京吏部尙書。嶽清操絕代。嘉靖末年爲真  
定巡撫。見巖嵩雲焰卽移疾自罷。屏居南旺湖上茅屋  
數間。薄田一二頃。僅供衣食。日惟默坐一室。閱禪經數  
卷。客有過者。亦時或出。或留食。飲食不過脯菜三四品。  
然不謁客。有時遊行。惟跨一驢。或諷其矯。嶽曰。吾罷吏  
家居。從來不用邑中夫役。欲覓輿夫。力又不能。老不能  
騎馬。故跨一驢。取其簡便。實不矯也。及嘉靖乙丑。巖嵩  
罷。徐階當國。收羅海內名望。乃起爲御史中丞。報者以  
檄至。僕入白狀。嶽方趺坐。行氣未已。僕白一二語。槌首

不答。僕不敢言。出侯門外。可炷香頃。乃下林。索檄觀之。  
○不更視已。而親友從吏。乃出就徵。至是積爲南吏部。  
尚書。士論翕然。以爲得人。

二月會試。以武英殿大學士。呂調陽。吏部侍郎。王希烈。  
充主試官。取孫鏞等三百五十一名。

三月廷試。賜進士。孫繼臯。俞慶麟。王應選等。及第出身。  
有差。○上御文華殿。講讀。忽問及。建文皇帝人言當

日。逃逸。果有此事否。輔臣張居正對曰。此事國史不載。  
但故老相傳。當時靖難師入城。帝削髮被緇。從間道。  
出。後雲遊四方。人無知者。正統間。忽於雲南郵壁。上

題詩。有流落江湖。四十秋。等語。御史覺其異。召而問。

出後雲遊四方人無知者正統間忽於雲南輒墜

題詩有流落江湖四十秋等句御史覺其異召而

之乃知為建文帝也御史以聞遂驛召來京入內驗之

良是是時年已八九十矣後莫知所終上因命居正

誦其詩全文慨然興嘆又命繕寫以進○總督河道王

宗沐疏薦山東副使潘允端移駐淮上專理漕儲允之

允端言漕政所以蔽由有司交兌後時而領運者多怠

事比入河河水暴漲數敗舟而北土早寒冰易合舟不

能達令京儲日益虛非計也則以期會督有司而部勒

諸官軍以二月至淮五月入關八月並達天津又以運

軍過江領兌多不以時乃定議給直永免民運瓜儀之

累于瓜州建閘以避江濤。令白糧民船尾漕艘而北。則  
與舉利便無過此者。至海運。運自淮入海。歷膠萊至直  
沽。雖道路險遠。風濤叵測。而海運通。則河不爲梗。可以  
佐漕之窮。上是之。允端決策深計。備示方畧。仍躬歷  
要害。激厲將士。以差次行賞。衆皆感奮。凡爲艘三百餘。  
運糧十有二萬石。不一月而至天津。後遷去。遂格不行。

○御史邵永春劾張四維、王崇古、監鹽長蘆相與擅一  
方之利。橫暴不可制。疏留中。○上命吏部、都察院、吏科、  
河南道等掌印官引天下廉能官員赴會極門。面加獎  
賞。○廷議欲毀英明閣。戶科給事李戴奏言先帝建閣

有深意。二年無改人。子至情。劾未大祥。事遂寢。○南京

賞○廷議欲毀英明閣戶科給事李戴奏言先帝建

有深意三年無改人子至情矧未大祥事遂寢○南京

戶部尚書畢鏘奏言中都 高皇帝豐沛足食無策非

根深固蒂之道因革之大者有六事曰清坐派嚴徵解

杜預支禁虛耗明給發慎官守下部議○時俺達既封

吉能亦脩貢受約束因貢為市中國以授布官物易虜

馬虜亦利漢財物交易不絕胡越一家東自海冶西盡

甘州延袤五千餘里無烽火驚近疆水陸屯田悉墾治

如內地所省糧儲歲數十萬石于是召王崇古入協理

京營戎政而以方逢時代之○輔臣張居正率吏部尚

書張瀚兵部尚書譚綸奏 上御屏

吉能俺達

兄弟為河

套酋長父

曰吉囊

進御屏

其屏中三扇繪天下疆域之圖左六扇列文官職名右六扇列武官職名用浮帖以便更換上命設于文華殿後

省覽

八月工科給事中湯國衡奏言曰蓮社會國有大禁今

此與鑿退之諫佛骨同功

縣官先自犯之胡以令民事下所司

時權璫惑左道欲引遊僧入朝建議浮圖為萬壽焚脩地台省相視莫敢發國衡疏上工部因持之事遂寢

穆考祔太廟輔臣議禮祔廟新主當從左門入從之時

輔臣以高廟在上當從左入或亦問于禮部侍郎注

鏜鏜曰故事當從中門輔臣曰安知故事不謬第從左

門入不必議汪遂俯從疏上遂允○上御講畢語輔臣

曰昨日禁中花盛開侍母后賞晏甚歡蓋指慈寧也是

安知一語其言雖未必必然亦可破俗

正奏曰仁聖太后后處多時寂寞惟上念之

日昨日禁中花盛開侍母后賞晏甚歡蓋指慈寧也是

正奏曰 仁聖太后處多時寂寞惟 上念之 上起

還宮以白 慈聖即自駕往迎 仁聖過大內賞花傳

觴歡晏而罷

上初即位宮中內晏 仁聖上座 慈聖猶在閣中

不敢同坐其後稍久 迺並坐云 國家法極嚴 上

詐兩官朝皆設席坐前 越於叩頭跪而受茶迄不敢

坐 即時內晏上座 上坐東閣中宮坐西閣 每一奏酒

上自執爵中宮持樽長跪而獻 仍各退入東西閣再

奏又出以至九奏 傳兩宮起 上與中宮仍跪請留

已乃設小座于閣內 兩宮 帝后同坐行爵無筭始

為家人禮 蓋大晏 帝后不坐也 宮中內晏謂之上

座先朝有奏書 晏有致語皆詞林撰進

十月吏部侍郎陶大臨卒 贈禮部尚書謚文僖

大臨會稽人貌不勝衣而識沉守介為講官諄諄以

正心室欲敬天法祖為言在吏部參決大計所汰留

多得當持已寅畏尤  
嚴取予士論賢之

穆宗皇帝實錄成

十一月遼東大捷初東虜見僚答已得放而獨已土蛮  
連把亥請封不許故驕踞耻言脩貢事隆慶五年寇連  
山驛又寇盤六年寇長勝堡萬曆元年犯鎮西堡邊  
外秋寇鏤嶺又寇鎮寧因命大築亭障修烽火為備甚  
具虜入犯輒大創去茲糾建州屬夷寇清河逆酋王杲  
誘殺我裨將裴承祖等督撫張學顏與總兵李成梁鼓  
行而前乘勝直搗紅力寨斬首計千餘獲牲畜無算捷  
聞論功行賞有差○以禮部尚書張四維入東閣預機

密政務故事入閣者上日同其人等辨事至是直日

此旨果誥  
條之抑

上御

居正儼然

欲屬其僚

矣

密政務故事入閣者。上曰：同某人等辦事至是，直曰：隨着元輔，居正辯事，欲夷之僚屬也。四維恂恂若屬吏矣。

首輔曰：四維之父，賈益長蘆，累貲數百萬，而王崇古其甥也，益在河東，相與擅一方之利，是時部永春惡其橫，上疏參之，詔勿論。四維意不懌，欲引疾請告，然家富于財，而歲時恭候，居正不絕，正悅之，故有命上御講筵，讀帝鑑圖說至宋仁宗不喜珠飾事，謂輔

臣曰：國君好尚不當在寶玩，而當在賢臣珠玉之類，饑

不可食，寒不可衣，要他何用？又曰：宮中婦女只好裝飾，

朕于歲時賞賜，每每節省，宮人皆言用得爺爺多少，朕

言庫中所積幾何，汝等要他何用？○成國公朱希忠卒

傳謫達有文此能以

兩太師恭謹寅畏太

傳寵貴無

希孝位太

師位元公

希忠以太

功名終恭  
謹之效也

不畏強禦

凜凜乎國

法之是守

也

其弟希孝例請贈王事下部議部郎陳有年執爭竟傳  
中旨准照寧陽王張懋例追贈定襄王 希孝貴用事

居正馮保倚為腹心王篆攝部密承居正旨竟欲王矣

驗封司郎中陳有年疏曰令甲非有奇功異能不得越

請希忠雖扈從不過人臣僅僅職事何奇異可絕而越

請者非法遂請者不職臣終不敢溺職徇非法篆欲削

贖固爭不可卒以原疏上居正不悅意旨從中出有年

即日乞病歸

高汝栻曰令甲非有軍功不玉魏定玉者惟中山一

人張氏三王河間靖難祥符平交阯又死土木其一

愆也朱氏三王東平靖難平陰戰死其一希忠也彼

四王皆與令甲合惟寧陽在正德中以射獵獲寵與

平昔之功不為無名全于希忠直以誠謹有餘論

彬寧等潔武廟欲封之。爭者滿朝。迄不見聽。然後假  
平曹欽之功。不爲無名。至于希忠。直以誠謹有餘。爲  
三朝元臣。遂徵異典。非法甚矣。當時內而馮保。外而  
武清。爲之左右。居正居間。左提右挈。其中有說世莫  
得言  
之矣。

廣西懷遠縣。徭峒苗叛。副使沈子木率府江戍兵討之。  
連破七十餘砦。斬首三千級。僇其酋。募府上功。賜白金  
文綺以賞之。縣居故無城廓。有馬令者奮欲城之。諸  
徭恐。遂殺令以叛。子木徃討。時兵已及瓜。皆散去。賊甚  
張子木駐節融縣。潛約府江戍卒。扼其衝。尋設方畧。倡  
勇敢之士。鼓行而前。遂大破之。

十二日。左都御史葛守禮卒。贈太子太保。謚端肅。

守禮山東德平人廉直淡素不為矯潔立朝稱引國  
事當否徐以數言折羣議屹然中立不隨人俯仰蒞  
衆如獨設言如行  
有古大臣風焉

南京兵部尚書劉應節因漕河梗塞輓輸不繼請濬膠

萊河上允行○以陝西叅議李學禮補山東叅議協

理膠河工程上疏曰嘉靖中副使王獻按元故績鑿馬

家壕通淮船建閘埧以時蓄洩導張魯白現諸河助之

功垂成而以陞任未究今商船淮安由新埧經安東靈

山以達麻灣麻灣新河南口也昌邑由海滄直沽達天

津入會通路河海滄新河北口也按廣輿圖及新河議

畧麻灣至海滄則三百三十餘里非若滄海千里迂迴

之土宋藝之詔傷哉其言之矣

圖

故河者天  
地之大中  
國之經濟  
米容以已  
意處之也

也。下接三河。上接三山。海潮出入其勢自然。非若引汶  
絕濟。強決細流以諸水也。自元迄今。岸不崩。沙不滌。父  
老傳爲銅幫鐵底。因勢疏濬。一勞永逸。非若黃河衝突。  
迂徙不常也。但以馬家壕底石。與分水嶺間隔耳。馬家  
壕已成渠。功十七分。水嶺地勢雖高。亦有河形。當深濬  
者三十餘里。量濬者一百五十里。潮所及處。脩岸立閘。  
可耳。夫難開石。工旣成。則易濬。土工宜舉。我朝初浚  
會通河。積素年之勞動。數十萬之衆。經數百里之遠。深  
惟國家急務。建大工。不計小費。况事倍功半。安可棄之  
要而言之。有三利焉。不犯大洋風濤之險。千艘徑達南

愚嘗慨天子方薦嘉

玉以禮河

神而在下

之臣即困

以行其富

貴之術則

天成金功

之橋繼焉

繼功之閣

欺天甚矣

故曰難在

任事之人

北要道諸羣悉從此轉輸其不便海者沂會通河以入

則漕河歲運可分即一路塞而他路自如利一也登萊

斥鹵田卒汗萊民困數逋其課通運道則商賈懋廷隣

集仰流天下大濶資生多方地日墾藝利二也漕卒無

事講習水戰可以禦倭制遼海利三也天下事無不可

為難在任事之人夫王獻非前事之師耶疏上報可此

膠故元所開運道曰新河學禮為州守時相度經費以

其策于當路稍傳之朝宰臣奇其策毅然必行故從陝

西調之山東以佐司空事及將有緒而忌者撓之寢不

行○輔臣張居正進郊禮圖考為書三冊首叙分合治

革之廣次具禮禮禮陳設規而圖次別儀注樂章等項

行○輔臣張居正進郊禮圖考爲書三冊首叙分合治  
革之由次具壇壝陳設規制圖次列儀注樂章等項

上命留覽褒答

乙亥萬曆三年正月編脩張位請申飭史職一議處管

責成一議史臣侍直一議纂集章奏一議紀錄體例一

議開設館局一議膳錄掌管一議補記註 上允從

西域獻千里馬養之邸中禮部以部檄却之

獻千里馬

千里馬、迺天方國所獻、青駝色、鹿頭鶴頸、耳如竹篾、  
不甚肥大、而神駿權奇、意態閑遠、步之堦墀、盤旋如

風。一騁竟日千里。

高汝斌曰：遠人慕義，從萬里獻馬，復使持去，以爲

朝廷借償馬之費，意必怏怏。不如以詔旨却之，而償

其道里之費，與所獻畧相當，不則受之以付北邊，爲

候騎，可以示西域不貴其馬，以折其心。又于 朝廷

之體無損，而事亦兩益云。

武清伯李偉請價自造墳塋事下部工部尚書郭寘援

世廟章 聖皇太后母家玉田伯蔣輪例擬折銀二萬

兩 上嫌其薄部力持遂如初議

陳仁錫曰皇上孝事聖母篤厚外家之心從優議處固無不可但孝在無違而必事之以禮恐雖無窮而必裁之以義貴戚之家不患不富患不知節富而循禮富乃可久越分之思踰涯之請豈所以自保哉

五月遼東巡撫張學顏報稱達賊二十餘萬謀犯遼東

前哨已到寧前請兵請餉急于星火 上謂輔臣曰虜

寇猖獗深以為憂輔臣張居正對曰暑月非虜驕在逞

之時料無大事請寬聖懷既而薊鎮總兵官戚繼光揭

稱諸酋久已解散時下正議撤兵兵部復遣人于宣府

偵探之不  
真害事之  
難也

探西虜請把都動靜則本節一向在巢住收未嘗東行

稱諸酋久已解散時下正謀撤兵兵部復遣人于宣府探西虜青把都動靜則本酋一向在巢住牧未嘗東行遼東所報皆屬夷誑絕無影響云

吳楨曰兵家之要知彼知已審虛實而後可以待敵可以取勝今無端聽一訛傳之言遽爾倉皇失厝則彼已虛實茫然不知其與風聲霍啖草木皆兵者何異故不以虜之來不來為憂喜而以邊臣之不知虜情為可慮也

戶科右給事林景暘上聖德十二箴 上嘉納

兵科都給事中裴應章奏虜勢方張長昂諸酋數入犯制馭緩急宜中機宜下部知之

六月雷震端門鳴吻正晝地震河南道御史傅應楨上言三事一曰存敬畏以純君德二曰蠲賦稅以蘇民困

雷震端門  
賜吻正書  
地震

高汝楨曰

春秋論語

莫大乎敬

天而張禹

文之則謂

深遠者天

望賢所不

得聞國僑

不聽禪灶

之祿火意

至于在道

而王安石

引之則謂

官占必不

足信兩人

真天之罪

人而江陵

之處應楨

三曰擢言官以開忠黨中引王安石三不足畏語又請

貸錢穀舉用言官趙參魯余懋中命下錦衣衛獄拷

訊輔臣張居正上疏申救已而杖之遣戍于定海先是

應楨疏詞不過微文指斥未著張居正姓名上亦不

甚怒及左右以居正之指從旁激之目為誹謗云時居

正方操大柄威懾天下下刑部問狀居正陽為申救陰

實恨之尚書王崇古以當罰金對不從故戍之三不足

之說其語似侵之矣而請貸疑于暴短所舉用者又皆

犯其所忌應楨至戍所八年始召還

高汝楨曰王安石欲微愚以固寵雖天亦其所忌而務奪其可畏之勢若論江陵其心術之公尚不如安

何必紛紛如此既是有雷電如何能擊不擊物此其一証也

其寔以之

是舉天下

皆究傳而

莊御史給

事

大約權臣

欲專行至

權必先樹

威以折言

官之氣一

時御史給

事皆被隆

石遠矣。即雷擊奉天臺。諫欲上。公疏往請。居正曰。何必紛紛如此。既是雷電。如何能不擊物。此其一証也。

奪給事徐貞明。御史李楨。喬巖。秩二級補外任。傳應楨杖。貞明等徒。跌闖入獄門。營護進藥粥。邏者以聞。江

陵傳旨。詰御史給事。何得闖入禁獄。貞明徐應之曰。應

楨直臣。臣等知其無罪。故左右之耳。居正怒。明日旨

下。皆謫于外。削南京戶科給事中。余懋學職為民

居正念御史在外。驕傲。往往凌撫。臣出其上。痛欲拆之。

一事不合。詰責相隨。初令其長。嚴加考察。以故給事御

史。雖畏居正。而中多不平。抗勁喜事者。出而劾之。懋學

疏請行寬大之政。居正以為風已。故奪職。玉杲糾虜

誦江陵之  
志路人知  
之矣

次盪邊副總兵曹簋禦之。杲走東夷長王台所。曹簋厚市  
夷賞。謀杲匿酋阿哈納寨。勒精騎馳勦。杲僞以鱗掛紅  
甲。授哈納脫走。將投土蠻。會撫順關。負市夷急購。杲乃  
走素善東夷長王台所。開原兵備賀溱宣諭台。遂與子  
虎兒罕執送境上。檻車傳致。獻俘。詔磔杲。時台官已  
都督。議當加一品勳階。吏部擬上加柱國。傳旨。竟授以  
龍虎將軍秩。二子並進都督僉事。始杲以數寇罷市。  
賞詭名科。勾來貢。至是邊夷覈杲。勅十八道。中科勾。  
卽杲也。是時王台所轄東盡灰扒兀刺等江。南盡清  
河。建州北盡二奴延袤幾千里。內屬保塞甚盛。

高汝杖曰。時加台龍虎將軍。台大感愧。夫蠻夷之長  
即嚴然稱公卿。殊棄朝廷之禮。而彼又不加爲可

河建州北盡二奴延袤幾千里內屬保塞甚盛

高汝栻曰時加台龍虎將軍台大感悅夫蠻夷之長  
即儼然稱公卿殊棄朝廷之禮而彼又不知為何  
官也龍虎將軍者公卿無此官以號蠻夷彼以其名  
莊必甚自喜而于名器無損人之識趣高下于此迥然

丙子萬曆四年正月 上御文華殿開講召大學士張

居正問曰傳應楨以三不足之說誣朕 命廷杖先生

何以不肯居正對曰無知小人狂悖妄言死有餘辜但

朝廷待言官當存體面昨如此處置外人已知 祖宗

法度 朝廷紀綱 皇上不必介懷 上曰先生當盡

忠報國不要避怨居正奏曰先帝臨終以 皇上付

臣臣受 皇上厚恩捐糜難報何敢避怨 上曰昨文

書官持本詣閣二先生何不出一言想也是避怨居正

居正不是

避怨正欲

報怨第束

于人言故

陰陽其際

耳

二臣皆臣

所擬一言

何攬權之

甚也又曰與臣不同

亦明夷屬其儻矣

洞明如神

奏曰二臣皆臣所拔以事皇上盡心為國決不避怨

但二臣事體與臣不同况此皆臣之責上曰科道何

以申救居正曰此皆故套亦非有所欺慢上曰渠等

疏中說應楨有八十老父即取登科錄檢之楨但有母

無父何謂不欺居正又申救一二天顏始霽○詔杖

御史劉臺一百謫戍極邊尋釋之削職為民劉臺張

居正所取士也由刑部主事改御史居正方擬以為德

臺與居正寓頗近數刺得其陰事而惡之方案遼東疏

其黷橫十餘事因叅次輔張四維吏部尚書張瀚蓋應

楨所叅詞連袞職臺直論二相不涉乘輿上亦不甚

欲竟之居正上疏乞休見上俯伏而泣不肯起

積所參詞連袞職。臺直論一相不涉乘輿。上亦不堪

欲竟之居正上疏乞休見上俯伏而泣不肯起 上下

御坐以手掖之曰先生起朕為追臺竟其獄以謝先生

于是下臺詔獄詔杖一百謫戎時物議頗營制居正不

自安陽具疏為解得不杖奪職為民居正心實恨之後

竟置之死○禮部尚書陸樹聲補疾致仕樹聲登第四

十年立朝不盈數載每遷一官輒以病罷閉門晏坐焚

香啜茗即親戚故人罕接其面自其為庶吉士移疾還

其後告滿詣闕嚴嵩柄國官無大小皆有定價而館職

尤重世蕃知樹聲無所挈第使人索松江綾子二百疋

當以翰苑予之樹聲曰本不敢希翰苑又實無一綾惟

陸樹聲  
註人

皇明去傳錄 三月卷一 顯皇帝 五

公所置遂不往謁學士張治樹聲之座主也爲解于嚴  
嵩嵩曰彼陸生者何其徑庭張曰蠢人不足較乃令出  
試以南宮首舉不得已授館職而意終不釋然張治憂  
之乃私以錦幣四雙白金四十兩使人持候嚴嵩門下  
使使召陸吾爲汝謁可往見相公一謝陸從命往張治  
又使同館嚴某介行至門張使持金幣者以刺授陸使  
自爲獻陸大愕嚴告之故樹聲不言懷刺而入一揖卽  
出終不出刺嚴嵩出送見門左持金幣者問曰此誰所  
具樹聲曰不知竟不獻而出嚴嵩大恨樹聲授職未幾  
又以告去數告數起歷兩雍南部萬曆改元以大宗

又以前告去數告數起歷兩雍南部萬曆改元以大宗

伯召還至是與內閣論事不合復稱疾致仕去

高汝棻曰陸公在華亭當國時又同年同鄉卒落落  
穆穆無所附麗其人蓋可知也嘉靖數十年間海內

清望必以平泉

先生為第一

起禮部侍郎馬自強為禮尚書馬自強向為講官音吐

高亮上退講畢至帷後嘖嘖稱善及推禮卿上遣

中使問閣臣尚書可兼日講否閣臣具言禮卿職任繁

重不能兼迺已○三月內閣奏設起居之職以日講六

八日直起居御門早朝史官立于螭頭之下駕出扈

從上一日還宮偶有戲言顧見史官慮外聞之自失

曰莫使起居見見則書矣

起居之設  
有益於君  
德如此

上以成祖四駿圖、騶虞手卷各一幅、賜大學士張居正、居正于四駿圖題詠奏之、而藏騶虞手卷于內閣、上悅以白金賜之、

六月以應天府尹吳文華爲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

時昭平賊首黎福庄父子聚衆剽掠、挑孝廉歐鳴鳶索購贖、聞華至、惧釋之、華若佯爲不聞者、會督府徵帥討羅旁、兵盡東、陰留三千、屬裨將韓文啓掩擊之、斬福庄、乘夜攻下五指、白冑諸寨、斬首一千三百餘、隨招撫余黨二萬餘、卽其地建營堡二十一、得田二萬六十有奇、授之新附及諸戍兵、○總兵戚繼光重脩三屯營城、威

授之新附及諸戍兵○總兵戚繼光重脩三屯營城

戚固將才  
其建置自  
有益于國  
家

三屯營在遷安縣南百二十里左山海右居庸而縮犖  
其中以要貢路示重舊城痺薄而隘南有堍垣為截殺  
營即移鎮府所芟也間有闖闖獨無城守且屯戍非土  
著兩防罷空營以行去遵化五十里忠義三衛一所  
之隆慶初繼光膺總理之任經營六年次第就緒會  
即位詔增飾邊城因得請令移忠義中衛于三屯城內  
置衛增營繕建公署次年復繕舊城以備睥睨凡制甚  
具費後不侈云○浙江按察使李攀龍卒攀龍嘗為陝  
西提學鄉人殷某來巡撫殷以刻覈名尤慢傲嘗下檄  
攀龍不悅移病乞歸殷固留之入謝請曰臺下以一介

此等人不  
第可入高  
士傳

瀟酒出塵  
鷄群之鶴

來命不則尺蹠相屬無不應者似不必檄也殷愕然起  
 謝過曰豈我重去官耶不待報而去後起浙江總憲未  
 踰年旋卽歸家居悉取冠帶焚之客至敝幘鶉衣一揖  
 就坐無交讓寒暄諸禮以是得簡傲聲客非同調卽終  
 席不交一談足跡不入城每苦吟倦悶策一蹇一愛姬  
 騎從之環山行數匝而歸卒以爲常刻意爲詩詩可追  
 踪李杜無子萬曆己亥歷城令陳采爲請所司擇宗子  
 爲之後給官田以贍其一妾二婢云○重修大明會典  
 會典創于弘治十五年續修于正德四年再修于嘉靖  
 二十八年萬曆四年題 重脩十五年進呈禮部刊行

其餘例大約出洛陽餘姚之手

其條例大約出洛陽餘姚之手。

高汝栻曰。大明會典一書。何一事不備。何一法不善。何一時不可遵行。此我朝二祖列宗。不朽之鴻謨。為一世子孫所觀述。故寧株守太過。無寧啓通融之濫觴。更一尚論古史。尤足以見會典之可以平四海。準萬世。而無弊。說者曰。迺來時移事更。宜請重加脩訂。愚以。政不必脩訂也。此書增益于累朝之講筵。裁定于神祖之初年。令既不刊。代亦未遠。凡今日所見行。與典制。小有不同者。大都沿習之。漸非。豈皆功令之應改。倘或以因仍。廷就之便。稍加筆削。其間。則成法愈不可尋。游移。窳。將。何極。但能力仍舊。貫自有百是。而無一非也矣。

七月歲大禋。下詔賜民田租。并命歲久重賦。度不能

輸將者。其悉除之。閣臣張若正請令今歲賜民改折

十分之三。上從之。時太倉所儲足支八年。獨大帑

時居正當  
國諸費樽  
節故有餘  
粟

皇明法例卷之三 專卷一  
無羨金而民間復苦輸粟。上下交病。茲元改折。則實公帑。寬民力。兩利之道也。○歲與虜互市。饒馬則減太僕種馬。而令民以其價納太僕。積銀至四百餘萬。

北三賊橫恣。廣西巡撫吳文華討平之。北三者。柳州

賊巢也。聚黨萬餘。慄悍善騎射。號剗馬賊。諸將畏縮無

敢嬰其鋒。文華曰。賊強而負固。宜智取。毋與力爭。適河

池啼咳有警。迺選卒七千餘。俾叅將王瑞等往勦。既得

捷。卽馳檄諸將曰。吾名攻河池耳。意圖在北三。今河池

捷。北三謂我兵疲且休矣。必不我虞。可擊也。遂督兵分

道進。賊果不備。連破七十餘巢。斬首四千八百級。俘獲

聲東擊西

亦出其不

意耳。文華

善于知兵

補且是當上文華舉事時。謀甚秘。不及聞于督撫。督撫江陵

道進賊果不備連破七十餘寨斬首四千八百級俘獲  
稱是當文華舉事時謀甚秘不及聞于督撫督撫江陵  
私人也遂薄其賞事聞祇賜金幣錄一子入太學

輔臣進 皇祖御書聖諭御製御批凡二百四十有二  
上留覽○上命迨原任僉事隋府下之獄尋宥之 隋  
以殘暴罷官里居橫甚其授業師某爲邑丞年八十餘  
府欲謀其產致之于獄其子上書許府不法事 上覽  
疏怒甚使中官問閣臣曰人之爲惡至于如此且辱其  
業師大不可容其迨之下吏輔臣張居正復奏以府罪  
固不可恕第怨家之言恐未必實且許告之門不可輕  
開事遂寢府魚臺人四維之門人也

此言最中  
今日病根  
奈積習之  
牢不可破  
耳

山東巡撫某奏昌邑令居官貪鄙竊帑金及遷官去道  
中推吏卒金上命逮治之時上覽疏持示輔臣且怒  
笑曰道推吏金與盜何異張居正奏曰方今法紀初張  
而貪風不止若要天下太平須是百姓得安若要百姓  
生須是官不要錢上曰先生言是昨覽其疏此人迺  
是進士出身何其無耻如此居正奏此人惟自恃進士  
出身故敢如此放肆不然亦尚不敢今後皇上用人  
惟當考其功能不必拘其資格若不要錢者雖異途下  
僚亦當顯擢若貪贓壞法卽高第貴遊亦當重處上  
曰善

丁丑萬曆五年正月工科給事中虞德燁奏言遵制查盤廠庫請革兩廠冗員。上諭見差內官免革以事之繁簡欽定二十五員遇缺差補軍伴三百名應役餘悉革著爲令。○二月會試以禮部尙書兼大學士張四維詹事兼侍講學士申時行充主試官取馮慶禎等三百五十名。○三月廷試賜進士沈懋學張嗣脩曾朝節等及第出身有差。

嗣脩居正子也名在二甲第一、上啓姓名、拔置一甲第一。

世宗肅皇帝實錄成。賜輔臣以下纂脩官銀幣鞍馬有差併晏禮部。○詔脩慈慶慈寧二宮旋罷之時輔臣

南唐按民

田以肥瘠

定稅調兵

與役及他

賦歛皆以

稅錢為準

此江南條

鞭所由始

也

言兩宮規制甚備。又至壯麗。足以娛聖母。不宜時詘舉。盈令羣臣嘖有煩言。上入告聖母。因得罷。○戶科光

懋言賦役之法。以賦屬之田。以役屬之人。夏稅秋糧。因

其地為等。則有三壤。咸則之宜。至銀差。則顧役之遺也。

力差。則力役之遺也。論戶丁而籍之。謂之均徭。稽籍定

役。無與于田。至嘉靖末年。創立條鞭。不分貧富。一例攤

派。甚將銀力二差。與戶口塩鈔并之于地。而丁反不力

與焉。商賈享逐末之利。農民喪樂生之心。于民甚不便

高汝拭曰。陸贄論兩稅之立。惟以資產。不以身丁。不

悟資產中。有蔽于襟懷。蒙篋。而人莫能窺。有積于場

圃。困倉。而眾以為富。有流通蕃息。而終歲無利者。一

暨什計算緝。宜其失平。長偽。由是務輕資而樂轉徙

者恒脫于徭稅。較本業而樹居產者。每困于徵求。此乃誘之為奸。驅之避役。力用不得不弛。財用不得不闕。此數語。可謂盡兩稅之委曲矣。兩稅之法。即今之條鞭。條鞭。鞭以地產為率。而不計其資。故農困而商寬。此疏與宣公所陳大畧相似。

武清一木

樸老庸見

士大大謹

畏不敢作

威福况泣

陵善把持

之○河中

上党二太

宰皆與結

歡而上党

尤密呼武

潘夫人為

嫂與之對

武清舍人任軍士布花。僦人多所乾沒。軍士大譁。內使

以聞。上命取軍士所支布驗之。果紕繆不堪。太后

怒甚。諭內閣欲革武清爵。上御講筵。亦召閣臣言

狀。張居正力為營救。上乃止。太后召武清父子。立于

宮門外。遣中使出數之。而抵舍人于法。武清父子服罪

而出。御史郭恩極言江南運道梗塞。請開練湖以通

水。開孟瀆以通舟。嚴奔牛呂城二閘。以待運。○以兵部

奕以是得  
再起云

尚書凌雲翊督撫嶺西時。羅旁諸徭據東南山海間。東西二山相距驚沆急峽。飛岩斷壑。諸徭窟穴其中。與浪賊黃德祥等。轉相寇掠。蔓延不可撲滅。于是賜璽書。以雲翊往。師號三十萬。入道並進。克木夷山。推破諸岩。峒五百六十有四。俘斬四萬有奇。拓地數百里。置郡縣。提聞。賜賚有差。○輔臣請。聖母裁定大婚吉期。詔以次年三月內擇吉行禮。○上奉太后慈旨。諭閣臣以今歲大喜。暫免行刑。閣臣張居正諫曰。春生秋殺。天地所以運行。雨露雪霜。萬物因之發育。若一歲之間。有春生而無秋殺。有雨露而無霜雪。則歲功不成。而化理滯。

矣。明王。奉若天。道其刑。賞予奉天。意以行事。縱使

生而無秋殺。殺有雨露而無霜雪。則歲功不成。而化理滯矣。明王奉若天道。其刑賞予奪。皆奉天意。以行事。縱使今歲不決。將來亦無生理。與其暗斃于獄。而人不知。何如懲妍而申法乎。上命照例行。

閏八月。徐州河淤。宿邳清河。桃源兩岸多決。淮爲河逼。徙而南。高郵寶應。湖南大壞。○雲南土官普崇明兄弟搆爭。巡撫鄒應龍。輕信中軍楊守廉。移兵進剿。儂寇乘之。兩致喪師。應龍去。繼任者爲王凝。計擒元惡。撫處殘僕。亂定。詔戮守廉。傳首地方。○俺答投書甘肅。撫臣乞開茶市。御史李時成言。番以茶爲命。不得籍權于虜。請量給供佛茶。百數篋。以示恩。○上手書洪範一篇。潛玩。

勃字考

當作去聲

然一字何

足深辨乃

江陵震主

之威有叅

乘之明于

是兆矣

張居正指字句仰叩。上一了徹應言如響。上在

講筵讀論語至色勃如也。讀作背字。居正從旁厲聲曰。

當作勃字。上悚然而驚。○上宮中或時與小內侍戲。

見馮保至卽正襟危坐。小內侍侍上戲者保常陰罪之。

故宮中皆憚保。卽上有所責罰非出保口毋敢行者。

上稍長積不能平左右親暱稍短保于上前。上以大

后故不發然心恨之。

高汝弼曰時江陵用事與馮保相倚共操大權于君

德夾持不為無益惟憑籍太后携持人主束縛鈐制

不得申縮。主上聖明心已默忌故禍機一發遂不  
可救。世徒以江陵推拆言官操切政體為致禍之端  
奪情起服二子得第為得罪之本固皆有之而非所  
以敗也。江陵所以敗者推在操弄主權鈐制太過耳

九月封少師張文明卒。文明居正父也。訃至，辭朝。上嚮文華殿西室，居正墨縗入，見涕泣叩辭。上亦爲之收淚，旣以手諭宣慰，遣中貴慰問，視粥止哭，絡繹道路。帝與三宮賻贈金幣麻紵油炭甚厚，于是居正上疏請乞守制，御史魯士楚給事陳三謨上疏乞奪情視事事下所司，居正之喪，上亦未嘗有留之之意。起于其同年李幼孜倡設詞，謂上冲年不能親萬幾，不可一日無相公，何忍舍而去，遂以奪情之說進。于是居正之心始惑，大臣倡台省繼之，保爲內援。于是夜深已下二鼓，特旨從中出，留之內，豎將司禮之命，絡繹且受意于

呂張二輔引奪情例以聞天語慰留焉

高汝栻曰江陵之喪古今寵遇一時相傳不知此賈似道故事也似道平時尊禮至入朝不拜退朝而出人主避席目送殿庭始坐已而稱疾欲歸人主涕泣拜留命大臣侍從傳旨固留日四五至中使加賜日十數至此何禮也江陵晚節禮遇亦畧相倣至爾岳先生又過于往代矣嗟夫君上寵榮出于迫脅大非人臣之福有識之士以爲懼不以爲榮也



十月朔彗星見斗牛間其尾指婺女長數十丈光芒竟天狀若練氣成白虹下詔百官脩省

輔臣位當天下具瞻必正己而後可正百官正萬民安可以不

孝倡乎

帶入閣理政及經筵講讀又請辭歲俸從之

上命司禮監魏朝偕居正子編脩嗣脩馳往代司喪迎

其母來上京侍養輔臣張居正留京守制先是居正辭

孝悌平

上命司禮監魏朝借居正子編脩副脩馳往代司喪迎

士人小吏

匿養有律

死大臣平

卽謂輔弼

之臣有往

例可稱亦

三年未終

而非一日

不去之謂

也吳趙諸

賢持議甚

正紀綱不

至墮地者

猶賴此耳

其母來京侍養輔臣張居正留京守制先是居正辭疏云守制是常禮小節且云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踰一二日卽平章幾務于苦塊中欣然無哀戚狀編脩吳中行窺其意杜門草疏欲上而檢討趙用賢與脩撰沈懋學時過學士王錫爵所慷慨歎曰波流瀾狂砥之障之豈無其人乎臺省諸諫官望風承旨聯名乞留位九列者復四出囑其長爲倡以效之于是觸目激衷各有伏闕上書之意趙用賢歸草疏疏成婉轉間曰史臣無言責姑俟有先發者以明大倫伸大義足矣于是過吳中行抵掌譚時事詞意激昂殊勃勃因微洩錫

師其私情

當全其大

節小人只

圖一時獻

諛不顧萬

世綱常談

之齒宛笑

之齒冷怒

之齒斷身

居八座奈

何言是以

為世詭病

也

申行用賢

于居正有

師弟之分

爵痛憤語沈懋學乃臨書居正之周親雅相善者為工

部尚書李幼滋曰師相之歸宜决臺省之留宜寢幼滋

答曰以若所言宋頭巾語此宋之所以終不兢也師不

奔喪是聖賢之道直接揖遜征誅而得其傳者本朝

惟新建可與言羅生正不達此耳用賢嘆曰臺省有疏

則臺省無言矣翰林風化之原繼文毅而起者誰與中

行遂出前疏相示用賢亦出袖中疏閱之且讀且計曰

此所謂嘻笑之怒甚于嫚罵者君能置死生乎不能則

不可為中行領之曰齋心舉念時業已辯此矣兩人淚

潛潛承睫而別十八日中行書首上即過居正所投揭

隱正不欺 附楊帖入火之傳語曰這本不要上中行日業已上傳

爲據肝吐  
露正不欺  
之忠無隱  
乏義也

履悠清華  
豈不自適  
爾必于觸  
天威犯師  
怒者亦以  
昭是非垂  
勸戒維持  
萬古倫紀  
耳

帖揭帖入久之傳語曰這本不要上中行曰業已上傳

語曰既上復何言回家候旨耳中行曰這本替老爺陳

乞恐朝廷怒耳豈意老爺怒左右作椰榆以退中行

中行復過學士王錫爵禮部尚書馬自強處各投揭帖

蓋學士院長宗伯館師也錫爵曰我已籌之恐不止于

無官當有罪矣時已薄暮自強接揭亟索燈讀之拊掌

擊節曰本院生光吾黨負媿我與典禮之宗不忍躡嚙

特以地位相逼爲嫌耳遣侍吏入記室取左都御史陳

瓚刺來刺云師相之事公卿乞留宗伯亟倡之疏入慎

勿遺我時瓚年已望八病甚請休沐已久自強因書刺

心死一言  
說着痛癢

曾士楚劉  
城輩皆公  
議而徇私  
情致至情  
而信譽論  
已痛士習  
之日靡國  
是之不明  
也而居正  
復為此言

尾云此老之病必不起矣以其心之先死也素以涇涇  
著聲今若此古云蓋棺論定信哉因顧中行曰我之情  
見乎辭矣十九日趙用賢之疏上二十日中行偕用賢  
同赴關俟罪二疏俱留中不發時以星變火災建醮停  
刑知必有繼起者故稍待耳居正之怒甚盛招編脩劉  
城入幕語之曰吳子者我極愛之且有厚望望其為伊  
周何乃做一個羅一峰便了他一生羅一峰有甚好處  
要學他繼之者趙子二子將座主先生立各可乎昔又  
有劉臺者是誰瞎眼取這等門生語多悖謬劉城因過  
吳趙所詰之謂若好名不宜以座主為餌中行曰不獨

豈阿意順  
音者多而  
我好名亦欲以好名成術相忠孝之節正所以報座主

豈阿意順  
旨者多而  
以將迎逢  
合之言爲  
是耶

我好名亦欲以好名成師相忠孝之節正所以報座主  
座主之名完則門生之名不得成矣師相豈以刑威殺  
戮足以攝服人人固有祝死生如且暮者王錫爵知居  
正怒合翰林自宗伯而下數十人求解居正拒不見錫  
爵乃徑造喪次曰本衙門兩生狂妄望老先生寬宥居  
正曰疏留中我不得預聞恐聖怒不可測錫爵曰卽  
聖怒亦爲老先生而怒語未訖居正忽屈膝于地舉手  
索刀作刎頸狀曰你來殺我你來殺我錫爵大駭遂趨  
出二十一日中行用賢席葦俟于東長安朝房兵番漸  
已圍宿居正家僕門隸變衣裳伺察者旁午道路以目



氣云。時侍讀趙志。皇于慎行。張位。李長春。田一雋等。各有援救之奏。格不入。吳越儼寓都門外。有公卿往慰勞者。邏卒飛騎。一一記籍之。厥衛之命。限僅二日。褻創去。居正已襲冠裳于衰。經登朝。辦事出朝房。見客未幾。衣緋懸玉與吉典矣。

時庶子許國鏤玉杯一。以贈中行。曰。班班者何。卞生淚。英英者何。蘭生氣。追之。琢之。未成器。鏤犀杯一。以贈用賢。曰。交羊一角。其理沉黜。不惜剖心。寧辭碎首。黃流在中。為君子壽。

都中有謗帖。揭之通衢云。科道羣狐。搥尾。翰林雙鳳。齊鳴。又云。居正身不正。用賢相不賢。思孝心何死。中行道始全。蓄艾能醫病。元標欲轉天。五賢一不肖。干載定須傳。

高汝栻曰。故事。閣臣有喪。同館輪一人治之。時中行在事。察居正哭之不哀。心恠之。及齋。肯奪情。心愈恠。

因上疏受杖。杖畢，血噴鼻面，昏黑山都。殆明日，息猶奄微也。適秦中書挾醫至，投一匕，始蘇。用賢體肥而性激烈。杖後，剝去肉數寸，瘡大盈尺，深入者寸餘。及愈，竟空一股云。其妻陳恭人，腊而藏之。後用賢遇事嫉惡，輒愬。所腊肉示微。兩人出潞河，妻子流離。行李零落，病次旅棧，寒燈破壁，形影相吊。至洛河，偶遇徽賈張文憲，邂逅風塵，頗為周旋。始得歸。居三日，厯衛之迫逐，猶不已云。

罷吏部尚書張瀚，以王國光代之。初，廷推瀚，瀚名第三。

上越次用之。張居正自以為德希瀚，報奪情事起，遂徵

中旨屬瀚留居正，亦自為廣風之使留已。瀚若不諭其

意者，謂政府奔喪，當以殊典卹之。宗伯事也。何關吏部。

居正乃令所善客說瀚，瀚勿聽。又不欲顯居其名，乃諧

三尚書密語居正，動以微言。居正大不悅。于是有詔切

責謂瀚奉諭不復無人臣禮。是時廷臣多丁憐憫，各得保

三尚書密牒居正動以微言居正大不悅于是有詔切責謂瀚奉諭不復無人臣禮是時廷臣爭于惴慄各倡保留之議瀚拊膺太息曰三綱淪矣居正益怒嗾臺省劾之以爲昏髦勒令致仕○觀政進士鄒元標奏言亟勅輔臣回籍守制事居正才雖可爲學術則偏志雖欲爲自用太甚諸所設施乖張者難以盡舉姑舉其著最者一日進賢未廣二日決囚大濫三日言路未通四日民隱未周即使有利社稷猶大壞綱常也况無利社稷若此而可留耶臣伏讀聖諭曰朕學未成志未定先生旣去前功盡棄陛下言及至此宗社無彊之福也今居正丁憂可挽留之脫有不測陛下之學將終不成志

時仗兩翰  
林元標懷  
疏而立于  
庭旁觀受  
杖切齒頓  
足俟杖畢  
而上疏後  
兩日復杖  
于庭如前  
刑部焉

將終不定耶。此臣所未解也。臣觀居正首疏云。有非常之人。然後辦非常之事。非常之事。非常人所能辦也。是其心。蓋自為非常人。今父死不奔喪。不曰薄倖。則曰喪心。可謂非常人耶。至皇上大婚大禮也。居正以被經罪人。欲雜其間。何心哉。蓋誇示後人。以居成功耳。且言今日上疏留輔臣者。曾士楚也。臺臣倡之。明日上疏留輔臣者。陳三謨也。省臣效之。朝廷乃首善之地。臺省係公論之所出。論及身服繡豸。心同犬羊。可勝言哉。疏入命杖八十。謫戍貴州都勻衛。

伍袁萃曰。國家自開創以來。大臣多奪情起復。恬不知愧。得羅一峰一疏。振已淪之名教。覺久昧之良心。

此大有關係。文守吳。一疏以糾。則入江陵他事。而大

任袁夢日國家自開創以來大臣多奪情起復恬不  
發明之親切確當若鄒南阜疏則入江陵他事而大  
意亦與羅

一峯同。

南京御史朱鴻謨劾輔臣奪情申救廷杖鄒元標等嚴  
旨切責勒令罷歸鄒艾諸臣廷杖鴻謨得報杜門不飲  
食淚簌簌下其妻數使女輩晉食不御內人從旁泣曰  
親老家貧去牛衣幾何時而忘耶鴻謨曰母多言死矣  
遂草疏申救語甚委切江陵欲逮治會有中解者止罷  
歸

戊寅萬曆六年正月禮部請舉大婚詔以首輔張居正  
克納采問名使副勲臣授冊遣聘○戶科給事中李涑



須違慢如。皇帝、皇后少違道理，亦須從容諫勸，勿得因而阿諛，以致敗度。勿得捏造他人是非，暗圖報復。恩怨如有所聞，罪之不想。又諭內臣云：說與司禮監、太監、馮保等知道。爾等俱係累朝耆舊，老成重臣。馮保又親受先帝顧命，中外倚毘。已非一日，但念皇帝幼冲，皇后初進，我今還本宮，不得如前時時照管。賴爾等重臣萬分留心，務引君子當道，志于仁義。倘一動靜之間，不由義禮，須要一一諫勸，務求納之于正，勿得因而順從，致傷聖德。爾等其敬承之。○泰寧衛酋速把孩窺盜遼邊，累歲不靖。總兵李成梁屢次出塞，捕首虜。是月直

搗劈山去邊三百餘里。斬阿丑哈等四百三十五級。○原上行嘉禮。遼東巡撫張學顏大捷奏至。叙錄有加。○原任禮部尚書萬士和卒。贈太子少保。謚文恭。

士和鳳陽人。嘉靖辛丑進士。通藉五十年。特以耿介與時衲鑿。家食者居半。在分宜以藩臬去。在新鄭以卿二去。在江陵以宗伯去。論者以爲難進易退。得大臣體焉。

三月大學士張居正乞假歸葬。從之。遣司禮監張宏供帳郊外。以餞。百官班送于春明門。居正既辭朝。上召見于平臺。撫諭之曰。朕不能捨先生。恐重傷先生懷。是以忍而允所請。雖然。國家事重。朕將焉依。居正奏言。皇上大婚之後。宜樽節愛養。留心萬幾。因伏地而哭。

皇上大婚之後。宜樽節愛養。春。留心萬幾。因代地而哭。

上亦為之哽咽墮淚。因辭慈寧宮。皇太后復以銀八

寶六十兩賜之。慰諭有加。命尚寶司少卿鄭欽錦衣

衛指揮使史繼書護送。以一月為期。範白金為印記。日

帝賚忠良。賜以例得密封言事。其行也。原以奔喪。參用

克禮。有司飭白羅傘帳。執事輿臺胥吏之徒。皆具素服

以俟。而居正以邊將所饋遺兵器列禁衛。千兵百騎前

後部鼓吹。光彩耀日。于是復率易彩繒一新。費復不貲。

按二司自謂吏部都察院。庭叅有跪。至朝房私第。及驛傳遞送。則維長揖而已。閣臣雖尊貴。無跪禮。江陵所經省分。二司送而跪者。十之五六。意猶未嫌。還朝先遣牌。謂本閣部所經由。二司相見。俱照見部禮。于是無一不長跪者。臺使越界趨迎。罪即身為前驅。約束吏卒于阨。飭厨傳居正所坐步輿。則真定守某所

創前重軒後寢室以便偃息旁翌兩廡各設童子而左右侍立爲揮箠炷香凡用率三十二人舁之始至州邑郵牙盤上食水陸過百品居正猶以爲無下箸處其無錫人獨能爲吳饌居正其之日吾至此僅得一飽耳守遂趨擢巡撫

以馬自強進爲文淵閣大學士申時行進爲東閣大學士○以梁夢龍爲兵部尚書李幼孜爲工部尚書殷正茂爲戶部尚書王篆爲吏部左侍郎

時遼東續奏大捷上歸功居正使使馳諭俾定爵賞以聞且召還朝居正具疏以母老不能冒暑請俟秋涼上道于是內閣兩都部院卿寺臺省上章請趨居正

上遣錦衣衛指揮崔汝敬馳傳往迎而令中貴侍其母

上遣錦衣衛備禪崔汝敬馳傳往迎而令中書以時其  
以秋日取水路上至期居正就道汝敬先具疏聞

居正過襄陽襄王出候邀宴具賓主禮過南陽唐王亦  
如之○五月大學士張居正奉旨還朝居正既抵郊外  
上遣司禮監何進宴勞于真定寺口諭先生以午入

卽召見平臺以未入則賈明見兩宮亦遣大瑞李奇李

用宣諭賜八寶金釘川扇御膳餅菓醪醴百僚復郊

迎以次日賈明入朝上延之慰勞且訪以途路所

見歲計物情與比虜衰敗之狀款語良久仍賜銀幣羊

酒新鈔予休沐十日而後入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

高拱卒拱穆廟初出裕邸拱爲講官斯時兩宮雜處讒

拱當嘉隆

之際處西

才相之間

彼方劇

亦此猶坦

腹乃其所

以瀕于危

耳

言肆出拱周旋邸中竭盡心力者九年及拜相慨然以  
 以天下為任最有利社稷者莫如處安國享與俺答封  
 貢二事第其氣英銳勃發議論鋒起而性迫急不能容  
 物又不能藏蓄需忍有所迂觸之必碎每張目怒視惡  
 聲繼之即左右皆為辟易嬰視百僚朝登暮削以故貂  
 璫忌其柄權同官肆其齟齬幾蹈不測當其歸忽忽不  
 自得聞從故人飲或盛服擁輿從或策蹇敝袍或從十  
 餘騎遊獵笑傲自王大臣之獄以後驚成疾而卒時乞  
 卹典保尚不肯予居正愆患止給半葬猶列其過于祭  
 章後二十年上念擔當受降北虜稱臣功不可泯贈

太師 崇禎 七年 五月 庚辰 一子 尚 寶 司 承 一

# 太師謚文襄磨一子尚寶司丞

許重熙曰拱之卒其夫人張氏遣一僕入京上疏求  
 卹典因齎于金器物獻江陵江陵却之僕泣曰夫人  
 使告相公先相公平生廉所愛惟此器物無子孫可  
 遺謹以獻相公相公見此如見先相公也江陵色動  
 憐之乃盡納其所獻翌日卹典下

高汝栻曰興化諸公既去衛居正與拱在朝兩人相  
 得益歡後新鄭脩徐文貞舊舛嘆言路追論不已下  
 其諸子於撫按置獄中文貞求放于居正居正從容  
 為之言拱心動稍緩其事而客之交構于問者謂居  
 正得文貞賄三萬金拱信之時拱無子居正子而  
 且多拱戲謂曰造物者胡不均而公獨多子也居正  
 曰多子多費甚為衣食憂拱正色曰有徐氏三萬金  
 何憂衣食也居正色變指天而誓詞甚苦新鄭曰外  
 人言而我知之耳以故兩相疑而客從中入案前自  
 此生矣

八月司禮監魏朝奉張居正大夫人取江路真州上將

表裏相通  
與達帝

抵京。上遣司禮監李佑郊迎，與魏朝結騎先驅，鳴鼓角，列旗旌，橫穿御道而過。上復遣中貴賜金累絲珍珠青紅寶石首飾，雜色蠙蚌帛羅，凡四襲，白金百兩，兩宮之賜尤厚。○少傅吏部尚書大學士呂調陽致仕。十月擢徐爵為錦衣衛指揮同知，署南鎮撫事。徐爵馮保門下筆札人也。逐高拱論，迺其所撰。居正既擢用之，又使蒼頭游七與結為兄弟。居正有所使，游七入以告徐爵。爵以達馮保，保有所謀，亦如之。

高汝弼，日咸通中，路巖為相，頗通賂遺。左右用事言者，請破邊咸一家，可瞻軍二年。邊咸者，巖之親吏也。如今江陵紀綱號七，與九者，破其家貲，不當瞻一軍二年之費耶。又元載為相，有主書草英倩竊權用事。

士之或進者，非得武備無由自進。其家貲可數千。中書省吏謂之堂後。元載書最為親密。此輩外於...

士之求進者。非得英雋。無由自達。其家貲可數千萬。  
中書省吏。謂之堂後主書。最爲親密。此輩外挾宰相。  
以要士大夫。內挾中貴。以鈐宰相。一時不得。  
則血脉不通。政多齟齬。今日徐爵正其人與。

宗藩事律要書成。頒示各親王宗室。嘉靖末。徐階執  
政。李春芳在禮部。忠室宗日。煩中外數萬人。皆仰給縣  
官國土之入。不足以供歲額。而有司裁抑。未必中程。相  
與計議。爲宗藩條例。書未成。階與春芳皆去位。至是又  
勅禮官。著爲令典。宗伯潘晟。定宗藩事律。徐學謨定宗  
藩要例。於襲封婚姻子女名數祿賜之屬。嚴爲之限。凡  
條摘其間。彼此矛盾。前後抵牾。或減削大苛。或擬議不  
定。或一事而一予一奪。或一令而旋止旋行。或事與理

舛錯窒碍難行。或情法乖張，輕重失當者，皆釐正之。

高汝栻曰：如樂戶槩革，則減削太苛；如親王故絕繼封，未必皆親弟姪，如郡王初封，封有帝孫、王孫之異，房屋一槩停給，則親無隆殺，郡王墳價停給，則恩無大薄。郡王故絕者，不襲而罪革者，得襲，將軍、中尉無子者，許選繼室，而王未有子者，不選繼婚。庶人名親五十石，而罪宗乃七十，則恩紀失倫。種種未妥，各釐正。書成，諸王有見而感泣者。

罷禮部尚書潘晟，而以刑部侍郎徐學謨代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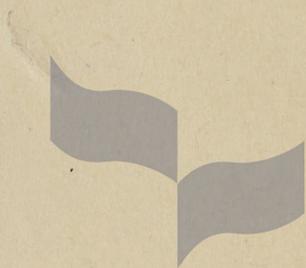
學謨曾為荊州守，居正編脩時，為德甚厚，故居正在政府，起之田間，凡四廷，得是職，自弘成百餘年來，未有禮部不由翰林者。世宗朝，惟席書以議禮當意，由他曹廷言路攻之不止，學謨之擢，無敢出一言者。其威攝可知。

○大學士馬自強卒，贈少保，謚文莊。

自強山西同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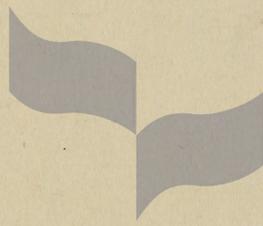
人在政府數月，弗克大展，為講官時，上殊屬意，他人莫敢望焉。

三朝續紀一卷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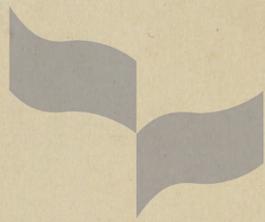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

知矣  
人在政府數月弗克大展焉講  
特在政府數月弗克大展焉講  
他人莫敢望焉  
三朝續紀一卷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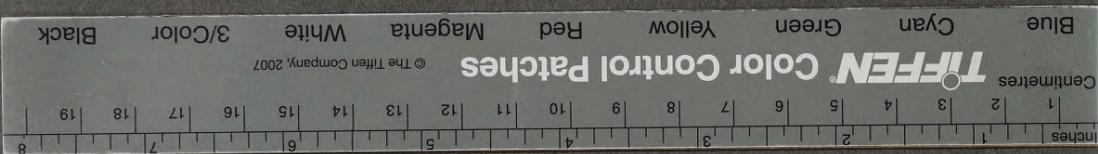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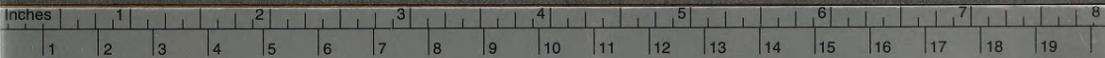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      |      |       |        |     |         |       |         |       |
|------|------|-------|--------|-----|---------|-------|---------|-------|
| Blue | Cyan | Green | Yellow | Red | Magenta | White | 3/Color | Black |
|------|------|-------|--------|-----|---------|-------|---------|-------|